思軒文集

思軒文集卷之十

雜著

貞孝先生私謚議

儒君子經德不回卓行不忒以正己而率人者必其能深明理道洞徹事機判是非得失之迹嚴內外輕重之分而聲利不能移形氣不能梏故以守則固以行則篤總萬善而探其本歷萬變而不失其正非如後世匹夫單人執小諒負偏行以成名而立方者其所就固淺淺矣而謂其可以輔倫導俗以師表於人乎哉明故廣東道監察御史致仕廬陵孫先生天賦真醇學力懇到行

義著于州里材名播于都邑始領江浦教事再陟松江郡學閱二十年屨綳蹈墨正模定範曁登憲臺兼總學政列郡導化多士向方恤民生之荐臻於饑饉則憂勤之念形於奏疏瞻

聖駕之未返於沙漠則忠憤之心發於聲詩及夫請老而歸人斯仰止疾亟而終歛襟待盡若先生者可謂一息尚存終始不離於正者矣然先生性至孝奉二親務得其歡心在松江時嘗控騎郊迎以樂親之就養及御史績成遂銜恩歸省以榮

上之褒封母喪未除哀毀不輟父年及耄色養不違郡

守欲薦聞於
上邦人卒觀化於下卒之身歿而父以壽考終若先生
者可謂敬而能安安可能也卒為難矣先生歿既五年
而壹惠之典未舉至是門人之在朝者以為知理之正
而守之弗去者本天德之貞循仁之愛而行之不拂者
全人性之孝此先生之善之大而可取以為諡者也翰
林侍讀學士雲閒錢溥先生之高弟也既為文以表其
墓謂與嘗辱先生之教盍申衆議而定諡焉與今郡守
程宗亦嘗親炙於先生者使併刻石墓上庶過之者知
尊其名而仰之不替不亦可乎僉曰可遂合而諡之曰

貞孝先生云謹議

贈翰林編修陳公誄辭

公姓陳氏字德潤蘇人也生而穎異知讀書有用世志然天性脩潔履行甚方持高論偘偘無遜避雖嘗一就有司辟輒謝歸林下以耕稼自娛若將終身焉蓋不耐與時湛浮眡世之人之剽利以賊義鼓聲勢以陵轢人者未足以容公一眴也卒之以此速戾會姻家彭士能訟蘇守李縉於巡撫胡大理槩胡庇於李者也遂傳致彭且連公逮繫京師衆為公惴恐然公負直氣不少挫竟璧完而歸胡銜之比再按吳遂不免有遼陽之謫矣

在遼十年以寢疾卒年四十七卒後又十年為正統戊辰其冢子鑑進士及第入官翰林又三年給　勅命贈父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尋奉使至遼啓公之櫬請於
朝歸葬故鄉白楊山下惟公以魁梧秀茂之資離世獨立之操雖遭擯斥而其中所存固自若也此天所以卒報於公令公有子耆年厚福雖夭閼于生前而　寵澤榮名卒覃被于没世向之假權術以隤吾家者其胤祚今何如也予忝與公隣鄉郡素哀公非辜而且與鑑同官相好也為作辭以誄之其辭曰

凡民有生賦命自天顯微通塞元化所甄履道之正矯

時之偏寧壁而碎不瓦而全惟古哲士撫世則然哀哀夫子今何獨賢豐和粹美刻厲貞堅晦非懷寶直豈佩弦悉至似掇屬茲糾纆嫓鸞伏竄鷙鶚飛騫物類且爾於人何究雖然無枉不信無德不延咄咄之嗟固人情之所易制昭昭之郭則天道有不可得而欺者焉昔也名並逐臣身隨遷客雖一返乎丘墟奄終歸于沙磧人皆以是為公戚也今也華秩顯榮　湛恩汪濊荐寵命之有加覬英靈之不昧人又以是為公慰也嗚呼公之所以慰者慶足以衍其緒道足以究其施而其末始以為戚者是故貫一節于險夷此則吾之所可知者也復

何言哉嗚呼

存心翁哀辭　同年劉幼顯編修父

閔哲人之離世兮胡緯繣而踽踽睠逝波之灝漾兮其誰矻乎砥柱紛岐路之支析兮蹐周道之榛莽羌眇然而却顧兮能百里之爲虜鳳鳥翺翔容與兮寧㖃餧而息羽驥駛逸而不棄兮豈垂策而取路去獨守此寂寥兮詎論放而弗矩歆味道腴以閑性兮跆周孔之門戶褰揚搉而綴敘兮騁今古之獨步噫微言之漫羨兮佪繩墨而毀度微斯人之徒兮吾將安取哀時命之溘窮兮睎木蘭之朝露荃應名畢兮儵其成乎朋賦鳥乎哀

哉今其已矣兮若淑離殃跰弛亟蒙其祉兮有逹其尊維德與齒兮褒誠樂善德其無訾兮耄耋期頤壽奚是止兮有亡者存耿耿其不死兮紹烈承休幸其有子兮聞訃摧腸中結愲而無紀兮扱衽呼號淚汍瀾其千里兮勒志行以表碣庶以彰盛美兮

力田世家解

無錫西南行五十里所曰沙頭邑著姓王氏居之王氏有偉丈夫曰訥字敏行其為人卓頴舉進士為縣令涉歷回遠者餘二十年近始歸自嘉陵以成績獻諸朝需不次之擢予鄉人也辱過焉間為予道其先世貽

謀之遠曰吾家在宋南渡時由太原遷蘇再遷于常自吾始祖以迄吾子玠上下四百年傳十五世世業農而沙頭之業久而不替繼自今吾慮吾子若孫罔知稼穡之艱難不昏作勞或棄本而逐末也因名吾居曰力田世家以垂訓焉客有詰之者曰子過矣子方宦達建功業以光前裕後此其時也則亦以爵祿世其家而已顧乃釋此不為而欲使從老農學稼何示子孫之不廣也子獨不聞古之仕者珪組相承以世濟厥美而子且出為郡邑入為卿相振古人之逸駕拓後胤之宏基固無不可而何以力田為也吾聞之不自得者衆曰子盍為

我解之予曰有是哉責人以實而不誅其名要人於成
而不計其近此君子之善與人也夫世祿先王之典也
而後世不行然猶有門蔭之說然而仕者之子孫鮮有
不溺於聲利以玷其功業者至或起家科第與寒素並
登則亦安能保其傳緒之久而不去而他之哉此服田
力穡而所以開永建乃家之利而躬耕畎畝又足為賢者
不遇之資故有識之士之欲遺子孫以安者未有舍力
田而能有成也雖然田亦未易保也為子孫者苟賢則
富者之積而貧者之散抑或非賢亦惟見枝於貧而見
圉於富而已故有是父祖以開剏于前亦必賴爾子孫

以纘承于後使禮可耕義可種學可耨仁可聚由方寸之微衍而為阡陌之廣雖更千百世之遠而保有如一日又何勢位可恃如是乎其長久耶此敏行命名之深意抑亦其先世貽謀之至計也不然常勤者或苦飢多田者或見誚豈必躬秉耒耜與芻童牧豎立談丘壟間而始謂之力田耶敏行曰子之言足以破羣疑而一吾志矣吾其志之以輔吾示訓

清白堂銘 有序

錦衣衛都指揮僉事袁公名佑字廷助為參將董漕淮揚有年矣而區畫有方操履無玷可嘉也廷助嘗名其

堂曰清白春官少宗伯章公已為之記予因掇拾其餘復為之銘銘曰

維人有心於物何營靈臺湛然是之謂清維人有行於身奚擇全體瑩然是之謂白旦晝梏亡理欲殊途清者易濁白者易汚卓彼先民存心制行持之以廉養之用敬有赫虎臣萬夫之雄韜略是閑乘時奮庸侍衛宸庭建節淮甸部署整肅漕輓充羨威行惠施孰干以私渚之不混涅之不緇有堂翼然在公之第扁斯揭焉清白自勵緬懷關西徽戒猶存玉潔冰清以遺子孫

徐氏壽藏銘 有序

稼軒處士徐君既營壽藏于瀫紫山之陽乃戒其孫吳庠生翔來謁予銘處士名鎡字德耘蘇人也生有局幹遇事迎刃而解而性尤介特不苟取予於嗜義如嗛膾炙斥遠貨利如避穢阤善脩德以承世緒勵志以守世業而家益豐食指益衆雖義聲籍籍不害其為致富也晚年既有子克家日攜杖課耕壠上因讀蘇文忠公稼說以稼軒自號又慕龎德公之為人名其子奎藏脩室曰守安取遺安之意也子一人即奎孫三人翺翔珊曾孫二人處士常言人生如寄脫有不諱吾將何以為歸於是乃營壽藏又云楊王孫之裸葬桓司馬之石槨過

與不及均也故所營適偷固之宜又云吾嘗有感於程子所謂觀天地之運化頹然其順浩然其歸故能齊得喪貫始終而超乎物表吁可謂達矣是宜銘銘曰

鬱洞庭之巉巖渺震澤之瀰漫奠斯藏于吉壤正山迴而水環嗟人生之如寄雖寓形于兩間曾歲月之幾何閱駒隙於等閒悟此理之無常惟達人之大觀肆處士之卓識顧為此其奚難及目視而手營斯既固而既安遲百歲以來歸試遊覽而盤桓煩神物之呵護俾永絕乎後艱

瑞芝贊 有序

芝草類也而世以為瑞焉何也以其不常有也不常有而不以為非瑞焉何也以其感和氣而生也傳曰和氣致祥又曰祥者福之先見也此芝所以為瑞而定西蔣公之所為喜慶也蓋當是時公典禁旅于朝爵尊五等保傅重華其母夫人荷寵綬于家年逾七袠起居八座於是和氣充溢于庭闈休祥𤍠見於草木而靈芝五莖遂産于寢室西除斯固定西誠孝之感夫人壽祉之徵然芝之為瑞亦於是乎彰彰矣公退自公率厥婦子從板輿奉壽巵以為母慶而母方悄然以憂肅然以恐以示訓於公曰大凡家之隆替身之榮辱本乎脩德而不

係乎瑞應予能攄忠瀝誠建勳策名統承先業蔚然為當代名臣雖芝不生不害其為家邦之瑞抑或不然雖芝日生于庭適足以為室家之釁也此吾所謂在脩德而不係乎瑞應也噫此夫人之所以為賢也公既昭受靈貺尤且祗服慈訓於是繪而為圖識之紀述以示子孫俾保終吉予辱與公交最久頃來南都屬予作賛遂不揣蕪陋為之賛曰

維天無私鑒於有德厥德孔咸佳瑞是錫瑞本無形假形而生彼茁者芝產于中庭曄曄九葩煌煌三秀紫蒂駢分金跗並蒨瑤光之象元氣之精披圖按諜在古足

徵甘泉作歌函德獻頌興慶紀唐化成書宋匪徒于國于家亦然零陵泉陵輝暎簡編桓桓定西邦之楨幹方叔召虎異代同貫維時壽母高年在堂令德慈仁用迪吉康神應炳如皇有顯報芝菌之生維德是召母心惕焉謙不自居誨諭諄諄勵於終初公服厥訓勉圖報稱維孝維忠克符禎應協風靈雨異草嘉花形諸篇詠夫豈爲誇顧予菲才義不容默爲作賛詞永示亡極

老子乘青牛賛

睠彼老翁其猶龍耶非鳥非魚其乘雲耶非馳非驅蓋牧犢以讓天下者固已殊途飯牛以輕爵祿者尤非同

符叩角而歌者初未臻其妙掛經而讀者卒亦得其擁陳仲舉之行過乎激封君達之跡近乎迂觀其言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試窺其際豈淺丈夫之所能乎此魯司寇從而問禮關令尹迎而著書道德五千言匪援儒而入墨春秋二百祺殆與仙而為徒者也

海航說

海航錫山趙瀛廣洋別號也廣洋為人清脩簡重獨立寡偶居于鄉審義利之辨遯世自樂得全身遠害之道嘗曰天地間至險者無如海而世途之險抑又過之巧

排力擠媒孽機陷人心之傾邪甚於風濤之洶欻故航海者必以舟涉世者必以道道與舟濟險之具也人惟操之有其具則履險如夷反是則危亡立至矣楊雄氏不云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然則道可以涉世誠若舟航之可以濟海也禮以為帆義以為楫智以為柁詩書以為維忠信以為矴舉是道以涉世川雖曲而通諸海海雖至險而履之若坦途矣苟舍是而惟勢利焉是趨權謀焉是矜觸驚風而不止汩洪濤而不知畏幾何而不為沉溺之航欲求所謂航安則人斯安者蓋鮮矣廣洋賢而隱者也身不歷

畏途日不擊變怪而猶切切焉知戒如此安不忘危君子之用心也雖然予亦審知乎世道者也廣洋其少艤其航焉以遲予方舟來歸以相與絕歸虛溯弱流登蓬萊方丈觀扶桑日出之所在以極乎汗漫之遊夫然後悠然而行泊然而止求海賈而招之以文使摧敗傾覆者之少知戒懼則斯航也不徒自濟而且有以濟人乎險難矣廣洋其尚遲予於歸來乎

續方寸地說

吾毘陵陸氏系出南康興時有元高士篤脩先生在天曆中屢仕屢不振蓋幾於古之直道三黜者遂退而歸

耕廬山之下治心養性囂然自得古人所謂遺子孫以
安先生近之當時名公如虞文靖公集揭文安公傒斯
皆雅重先生相為引譽此說文安所著而題扁則文靖
手筆也先生既歿其家亦荐經兵燹比入　國朝其子
孫始有居毘陵者南康舊業雖皆蕩廢而先生所存之
以遺其子若孫雖時有通塞家有豐約而此地不蕪盍
治謂非操之有要而不務博治之有本而不事末焉能
保其傳世之久而不見削奪如此哉公諱民字時舉以
明經登永樂初科進士由秋官主事歷陞員外郎郎中
山東叅政入朝為戶刑二部侍郎尊顯矣而持身愈刻

廉居家愈儉樸四子長伯誠亦起家郎署累官福建叅政年甫耆艾懇乞謝事操履介特人謂其綽有父風次仲廣次叔泰次季康皆端亮謹飭諸孫璣中鄉舉知德州玉瑜珤瑞為郡學生餘皆秀穎稱佳子弟蕃碩矣而封殖不加多居養不加盈此豈無所恃者哉能存其所存也嘗竊嘆吾鄉之鉅室大家其貴顯如段氏富後如段氏者不少也非徒不少而又過之其先世所存非不皆先生若也然卒不見其遠且大如段氏者其子孫之過也耕矣而不耨耨矣而不穫雖阡陌之廣如坻如京之盛亦餒焉而已矣奚方寸之足恃哉此予所以有感

於先生者抑尤有幸於先生也不然則此說自先生止矣變故以来簡策散逸公錄此說於文安集中伯誠歸自閩藩又別為大軸錄焉不鄙謂予請申其義吾兩家最故且有連故不辭為綴一言以補諸公所未及見亦將有望於予之所不及見百世之後為段氏之子若孫者尚勗焉以存其所存存之者何曰仁義而已矣

傳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柯公傳

學士柯公諱潛字孟時別號竹巖興化莆田人其先晉江人五代時有諱寶者官大理評事徙莆之武盛里生

宋户部員外郎峽户部生長陽尉濟長陽生潮陽令璿
璿之孫贈承事郎昱再徙邑中安樂里今所居柯山是
也承事生海豐令新之由海豐二世至海陽尉興海陽
以下又六世至公高祖憲孫曾祖君實祖德平皆不仕
父原璞用公貴累封奉訓大夫尚寶司少卿兼翰林院
修譔配戴氏累封宜人公生有奇質穎異絕人數歲能
作詩十五能為舉子程文從鄉先生林知縣庭芳方行
人澥游補邑庠生正統甲子領鄉薦當赴會試以未忍
離親未果行遂携書入蓮峰僧舍講讀不輟戊辰會試
中乙榜辭弗就教職入胄監攻苦數淡益肆力於學景

泰辛未再至禮部遂中甲榜進對　大廷賜狀元及第
賜宴賜朝服冠帶公上表謝越數日授翰林修撰公丰
神峻整言動謹飭是時翰林諸老多在咸愛重之為之
延譽未幾賜五倫書五經四書尋用薦入經筵自是凡
朝廷用人有制作加恩典公皆與焉壬申四月陞右春
坊右中允兼修撰五月預修歷代君鑑書成賜白金十
兩文綺二表裏甲戌二月禮部會試為同考試官五月
預修寰宇通志三載滿授勑命進階承德郎推封二親
及妻戴氏繼室俞氏丙子五月通志成陞司經局洗馬
仍兼修撰加賜白金文綺八月考應天府鄉試舟維淮

揚有舉子鬻私者暮夜投公公叱之彼囚以請以所賂
遺置公前公怒命執付有司治以法是秋場屋肅然比
揭曉咸稱得人還朝乞歸省未行
英廟復辟改元天順更授公尚寶少卿兼職如故仍許
歸省己卯二月命修玉牒庚辰春命偕呂學士原考禮
部會試十二月命充　東宮講讀官尋給誥命進階奉
直大夫加封其父母妻癸未二月復命偕陳學士文考
會試會場屋火罷甲申
今上即位以隨侍恩陞翰林院學士三月有旨選進士
年少質敏者李東陽等十八人入翰林為庶吉士命公

敎以古文詞學八月
上御經筵勑公兼經筵官仍賜白金三十兩寳鏹三千
貫文綺二表裏九月奉旨纂修
英宗睿皇帝實錄成化改元八月考順天府鄉試九月
玉牒成賜宴兼賜白金文綺寳鏹丙戌廷試與讀卷賜
鈔千貫是月再奉旨敎庶吉士林瀚等二十四人十月
賜新刻貞觀政要十二月命掌翰林院印丁亥八月實
錄成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學士賜白金三十兩金
織綵段三表裏折衣羅三表裏賜宴禮部十月賜大明
一統志戊子二月命日侍經筵講讀自辛巳迄戊子凡

遇午節輒賜牙骨聚扇上有御製清暑歌解愠歌及諸
家繪畫金織扇袋五色圓壽絲縷虎頭條畫艾虎七月
有詔議
慈懿太后山陵事內閣大臣先進章公率僚屬繼進論
合葬於禮為宜明日文武羣臣復繼進未得旨公復具
疏期以死請曰　朝廷大事臣子大節舍是奚所用心
頃之俱召至文華殿諭可其奏衆歡呼而退十二月賜
經筵儒臣七人襲衣冠履時公已聞父喪
上命即其家賜之既而有司為少卿公請祭命併與葬
蓋異數也公感激銜哀就道抵家不入中門寢苫枕塊

不脫經帶擇葬地于所居東一里許和溫山麓以不忍離喪次圖繪形式付其弟通州學正江董成之時母戴宜人在堂事之逾謹備極甘脆己丑九月季弟澍病親爲調藥比卒殯殮皆從厚朔望易朞服哭失聲而後返衣衰居苫次君子謂之有禮庚寅正月戴宜人屬疾越五日卒公哭踊絕而復蘇 朝廷聞之復遣官諭祭辛卯四月有詔起復時祭酒員缺又難其人

上知公剛方將用之以厭士論公聞命具疏乞終制大略言忠與孝豈有二致事君事親初無兩心使親喪可短則他日所以事

君者可知矣

上覽跡許之初公素無疾至是以久居苦塊患左足風痺未平而寒熱繼作公自知不起呼學正君與之訣瞑目而逝時癸巳八月十一日也年五十一訃聞

上悼惜遣官賜祭復命工曹營葬公娶戴氏先卒繼俞氏南京禮部侍郎綱之女子三長森次㮾俱早夭戴出季宗文側室王氏出女二長適邑庠生鄭叔寬次亦夭俱戴出俞宜人有賢行善事舅姑撫宗文無異己出治家事有條貫公身後可無憾矣公天性孝友養親養志友愛二弟撫育從子尤極恩意念李氏早歿悉以先公

府構寢室讓與其子宗璧而自與學正君別作室于都
廳東西以儉陋自居入以義稱公稟氣峭直操行耿介
發為文章嚴整有法類其為人其為詩清新微婉尤有
風致其性喜遊供職之暇時偕二三知己窮覽勝槩雅
歌投壺分韻賦詩襟度豁如也既綜院章即詞林後圃
結清風亭亭下鑿池蒔蓮決渠引泉公退宴坐其中又
翛然若真登瀛洲者至於遇事感發言論侃侃揚搉古
今毅然自負如公者可謂動靜不違守之以正者矣故
雖官庶僚已繫天下之望位日通顯望日益重雖嘗以
聖賢之學啓沃

聖心其平生所蘊蓄抱負蓋未及少施于天下故其沒
也匪徒士君子傷之雖天下蒼生其素所屬望者蓋不
能無缺然也使天假其年
上柄用之其所經綸贊理宜何如耶予聞之宋儒明道
之卒也或有問於富韓公公曰伯淳無福天下人也無
福又不知今日之知公亦有如富公之知明道與否也
僕忝與公同年及第同官翰林二十年辱公契愛為深
公易簀時其家人咨以後事公無他語第曰爾往南京
見王學士訪之噫顧予何人敢承公死生之託耶閱月
訃至予既為位哭之謹論次其平生以為之傳授其子

宗文使傳焉

南京通政使司左通政馮君傳

君諱貫字道一姓馮氏陝西涇陽人少慷慨有志讀書取通大義不屑屑事章句嘗與關中豪俊遊里老父見而奇之曰君相貌非餘子比業君後當顯顧操履何如爾憲司知其賢辟為掾君治事不苟不少有顧藉日抱具獄與憲使爭得失使有不可輒毅然曰始公過謂其為賢而意欲使其為阿縱豈所用非所知者乎使益賢之正統丙辰上吏部居帥府成國朱公幕下用公薦擢通政使司知事每運籌策必咨之君君亦感知遇為公

盡公嘗稱君于衆曰此吾國士也雖然豈終為池中物
殆古人所謂暫屈之以望此府爾未幾以剩員罷歸涇
陽甲子吏部奏起君于家俾之領職丙寅遷經歷已巳
陞右參議時北虜入寇　朝廷命都督毛福壽王敬帥
師討之以君給餽餉君勞心早夜兵食以足壬申轉左
參議天順初元陞右通政遷左通政自己巳師還始專
省章奏凡天下諸司及衆所抗疏君通達于
上或敷陳于
上前獻納有程應唯有節事雖叢而不紊勞雖劇而不
懈君之績亦茂矣辛巳丁外艱服除調南京通政司閱

再朞而君歿君天性孝友事父母必得其歡心以君貴
封父秀奉政大夫通政使司右叅議母車氏宜人後相
繼歿君哀毀骨立殮葬以禮處弟忠不畜異志殖產雖
自君致贏而於忠不呰省君與忠皆五子君仲子瑾忠
冢子玹性皆敏君趨之學嚴迪之不以弟之子而少貸
以恩其服食必均雖一縑之製色不類不與也癸酉鄉
試瑾中選丙子玹亦以禮經魁鄉榜後玹病卒君哀之
慎護其遺腹子而厲其婦以節君復求忠次子琰使從
事藩府璃輸馬于邊入太學以步慰其父戚玹之衷然
則君之所以篤恩義者一至是哉君為人善交際重然

諾勇於行義嘗倡率修涇陽廟學薦人有至為百里侯賑貧之有費至百金其姻族有散處寧環醴泉韓城者尤極力賙之其善行固多而予獨論其居官處家可數者一二事詳予所見也君之歿既有題其墓者以予嘗辱交於君且忝職史館宜列其事以傳瑾今為太學生有文行且與玹皆嘗受業於予者云

評曰忠義士君子立身之節世之讀書學道以儒其名者固累累有之而求其砥節礪行以無愧於為儒者何少也忠豈必捐軀隕命義豈必瘠己肥人但就吾分之所宜力之所至而究心焉則已矣季心劇孟無足道也

第五倫以循私自信豈至言哉君居官而忠於職分處家而篤於友愛然則求節行于禮教廢弛之餘吾尚于君有取焉

太醫院判黃先生傳

南京太醫院判致仕儀真黃楚祥先生間語其子用曰吾聞之古人凡有一善可傳皆託諸文詞以垂世行後汝父德薄無可傳者顧獨蒙被寵恩親承

先朝諭旨猶歷歷在耳吾老矣一旦溘先朝露恐無以昭示後人祭酒毘陵王先生予故人也爾曷往謁焉蘄為作傳使及吾生存見之罔俾後人議吾子弟如昌黎

之議廵遠兩家子弟斯幸矣用奉命即日渡江以鴻臚少卿翟瑛所爲述事行來請予不辭爲之序曰先生名瑺楚祥其字也別號凞春年十二而孤頼母陳氏教育之稍長遣從儒先生游刻苦問學母恒謂曰醫仁術且爾父世業也爾能精之亦足以濟人豈必作官于時始可以行志乎於是棄去儒業乃更業醫徧取軒岐以來諸書讀之沉潜玩索久而有得遂以其術鳴淮揚閒正統戊辰徵爲太醫院士又以其術鳴京師京師天下才藝所萃也一旦名出諸先輩上有疾者多往就醫皆樂應之疾多良巳多不責報景泰初詔選儒醫入侍禁近

院使董肅以先生進即日召至便殿詢其里居問其年
幾何所讀何書藥其物性寒温何如先生敷對詳明
上嘉納之自是凡掖庭有疾者率召使醫醫輒奏功有
白金文綺之賜
英廟復辟益承眷顧薦有御醫之擢尋奉密旨御醫黄
瑀正大老成着兼收藥材不妨荅應時院中有受賄事
覺者
上雅知其廉慎故有是命三載授勑命階脩職郎先生
感激益自惕勵每進御服餌必審方製劑不敢順旨亦
不敢隨衆可否務在安和

聖躬他無所覬然而大庖珍饌內帑金帛賜賚不一而
足　朝廷自天順以來復博采四方名醫集闕下而先
生以先輩老成領袖其間成化辛卯南京求掌院事者
以屬先生三載考績抗疏請老
上憫而從之時年七十有三矣先生既謝事于公比還
遂併家事謝絕之惟日以種樹蒔花自娛嘗諭諸子曰
種樹如種德培之厚者發必茂否則失所養矣先生性
孝友正統初兄楚奇卒遂綜理家事嘗痛父不逮養事
母極甘旨待諸弟姪無私蓄飲食衣服均及族人撫育
從弟玘洎二孤姪顒顒恩義尤篤從父節初娶卒復繼

娶相其婚喪終無德色先是家遭回祿室廬蕩盡楚奇
當貸諸姻家白金五百兩建復之未償而卒先生既理
家悉償所負鄉人賢之先生今年七十有八弟楚英年
七十五楚秀年七十一從弟楚玉年六十三皓首同居
庭無間言謂非其能敦睦重義幾何而不為流俗所移
以至於各私其有哉元配徐氏豢卒繼潘氏勤儉慈惠
克相其夫子男二長顒次即用以春秋領戊子鄉薦女
三皆適名家孫男四曾孫男女各一黃氏之先汴人始
祖節級仕宋南渡後居建康節級子遜為高郵容省司
省幹又居高郵遜生貴仕元娶孝子朱壽昌女封太君

貴生新讀書業儒勑封儒户新生仁傑蒙古學譯史教授至正癸未張士誠兵起避地蘇州仁傑生天助又徙居瓜洲鎮天助二子長惟善精天文醫學次惟正通春秋永樂甲申曾棨榜進士拜户科給事中遷　晉府左長史惟善生存禮

文廟入正大統之初都督譚公鎮守儀真以名醫辟置幕下遂留家焉先生之父也由是觀之黄氏固世官家而醫乃其世業也今先生旣以醫顯而用將以官業復始可不謂賢子孫也哉

太史氏曰予嘗讀柳子宋清傳喜其文贍而事核至謂

清居市而不為市之道有異於士大夫然清猶多積券以遠取利其所以異於市人者特無翦翦爾孰若先生於利一無所取於沉廢困辱者益厚視之不懈如先生者斯可謂之有道蓋非獨有異於士大夫亦將高出於古人矣予翰苑舊僚嘗為文頌其賢者甚衆今具載黃氏家乘然則予之文雖不足以傳顧安知無可傳者哉

誠意先生傳

誠意先生姓彭氏諱舉字冲霄吉安永新人也其先世廬陵人六世祖輝嘗為永新州刺史曾祖仁卿祖鳳庭遂著籍焉父程迪多聞內植不躉仕進母牛氏先生生

有異稟稍長知自勵入邑庠從師授業通經學古博覽
墳典蓋一時後進已有轉相傳業者矣未幾丁母憂永
樂甲午江西鄉試中選明年當試禮部會父喪不成行
辛丑中乙榜授貴之普安州訓導是時普安初建學
陛辭以印授之然夷俗獷悍憒不知書人皆爲先生憂
先生則曰天下無不可化之人顧教之何如爾於是剏
立學宮遴選生徒開導誘掖漸漬有成然貴藩例不開
科乃請于朝乞附試雲藩　詔許之且特爲增額是歲
州士劉瑄以禮學魁一經其名在第三自是累科不乏
先生之教不惟大行于荒服而聲績且聞于朝野矣宣

德辛亥用九載秩陞湖廣祁陽教諭蓋祁陽近在中華其俗亦素閑禮義先生於是嚴立軌範以身帥之以忠愛敬信為本言語文辭為末而尤勵之以勤俾知造詣故永士之擬科者項背相望而才名器業又非他方可儗正統壬戌禮部會試甲子應天鄉試先生皆膺幣聘司考校有得人之譽明年乙丑遂乞休致當道留之不可比歸睦於州里和於族屬每晨起謁家廟歲時祭先壠致愛致慤鄉人化之至於冲和介潔之懷而入之挹之又足以潛消其鄙吝之心焉先生居鄉幾二十年以天順癸未四月六日終于正寢其年十二月廿日葬何

家湖雙史卑公壽八十五配龍氏先八年卒葬石橋之原三子長善次通次和二女龍肅胡寅其壻也孫男六仁儀倫倬佺侃女七曾孫十五玄孫六先生學術滄貫踐履篤實為文章根據義理其所著三禮口義數百篇至今學者取以為式先生之終也前浙江左布政使甯公良為狀其行今南京刑部尚書張公瑄為誌其墓蓋甯公先生教祁陽時入室弟子張公則壬戌考會試時高第門生也先生之子通謂予亦嘗被選甲子至是過予請為作傳予聞甯公於先生之殁既經紀其喪而尤厚恤其家張公守吉時嘗聘郡中諸老纂修郡志而於先

生尤加禮焉其諸子亦至今往来公所不絶顧予於先
生獨未知所以論報而於通之請也尚容以不文辭故
敢忘其固陋掇拾其履歷大槩以復之通俾傳焉
論曰師之為教亦多術矣蓋窮理正心脩己治人其大
節而誠意其要道也故程子論天德王道謂其要只在
謹獨謹獨即誠也先生以醇正之學施博約之教而其
心以不自欺為主故前在晉安不鄙夷其人而廢教後
至祁陽不委以多賢之邦而怠於教卒之人有全才而
仕有顯績人皆謂先生之教有成殊不知先生之誠之
有以致之也此先生之所以以誠意自號也傳曰誠者

非自誠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先生有焉

思軒文集卷之十

題跋

恭題

高廟所授劉迪簡告身後

右告身一通安成劉迪簡初爲尚賔館副使時所受當是時元祚將終海内鼎沸我

聖祖皇帝方珍羣雄而撫一之招徠賢儁惟公是屬非但一館人之職而巳也公初客豫章戊戌城陷爲僞漢主所據公與吴廉訪當同時避難由瑞至袁宜春内附遂有是命盖乙巳四月也洪武三年四月奉使交南還

道卒自乙巳至庚戌纔五年公於時事已多建白士方期公大用而卒不究惜哉公歿後九十有五年爲天順甲申其四世孫衢通判常州寶其先世所藏御札間出示與拜觀之餘敬識其後烏乎若衢者亦可謂賢子孫矣

恭題僉都御史魯穆所受歸榮勅諭後

永樂四年三月壬寅

太宗皇帝臨軒試士賜林環等二百十九人及第出身尋賜勅諭俾歸榮于鄉此勅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魯穆所被賜者也故事進士既登第皆分隸諸司親政務

是科特勑遣歸俾進學于家先是二年為甲申科又詔
選庶吉士俾積學中秘盖不欲煩以事而小用之期之
以希聖希賢以養成德業以為他日
聖子神孫任用之資也厥後羣賢在朝爭先濯磨賛理
宣化為國碩輔歷宣德正統四五十年用之未盡者皆
永樂初元二科人物
明聖之心其長計遠慮豈近代人君急近功者所能彷
彿其一二哉臣撝服膺
聖訓飭德勵行由監察御史陞福建僉事超拜內臺叅
總憲度數歷中外三十餘年剛介之操凛如一日

宣宗皇帝旣賜誥獎勵其卒也
英宗皇帝復遣官諭祭
二聖之心豈徒深嘉臣穆之賢而不尤旣念
文祖之所遺者乎臣穆有子崇志亦起家進士累官給
事中太僕少卿今為應天府尹寶重此 勑朝夕覽觀
盖不惟期遵 明訓以克紹先烈又將傳之子孫以垂
休光于無窮臣偀獲借觀焉謹拜手稽首為題其後

恭題鄭通政所藏督學 勑諭後

南京通政使司左通政臣紀嘗取其前任浙江按察副
使時所奉 勑諭一道裝潢成軸屬臣偀題其下方臣

嘗考之學校之制唐虞三代尚矣漢興六十年始命天下郡國立學宋立州縣學亦在建國八十四年之後至於提舉學事司歲巡所部察師儒之優劣稽生員之勤惰以專舉刺嘗一建於崇寧而宣和亟罷自餘未有聞焉洪惟我朝

聖祖開基首命建學

列聖嗣統益修學制蓋既提調之以有司飭勵之以憲臣明詔屢頒丁寧告戒而尤慮其咸而不能專也正統以來兩畿始分遣御史十三省始增設副使僉事授之璽書專理學政而尤諭以崇正學迪正道革浮靡之習

振篤實之風其良法美意夫豈區區近古之所能跂及哉臣紀祇奉德音循行郡邑慎簡儒師俾端軌範嚴飭生徒俾遵條約長善救失旌勤警惰兩浙諸州一時感奮師道既立善人亦多而臣紀遂見嘉獎陟官祭酒以入典成均之教矣蓋太學乃賢士之關而祭酒為師儒之長本儒術以樂育英才敷文教以化成天下斯人才成而風俗美又豈止於浙之一省而已哉噫

聖謨宏遠照臨日月宸章炳燿昭回雲漢龍之華櫝藏之名山後億萬年琬琰之傳惟臣紀尚敬念之

跋真西山諭屬詩

宋嘉定壬午西山真文忠公以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始至以廉仁公勤四字勵僚屬以周程張朱學術源流勉士類罷榷酤除斛面米申免和糴民艱食者既極力賑贍之復立惠民倉五萬石使歲出糶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遍及鄉落又别立慈幼倉文忠在潭甫三年其行政施惠已綽有成績如此且復爲此詩諭屬邑令使益殫厥心則其所謂仰荅朝廷之恩俯慰士民之望者豈虛語哉予嘗慨宋自韓侂胄倡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是當世大儒之書皆加顯禁文忠晚出獨毅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其

後黨禁旣開正學復明謂非有功於吾道有功於天下後世不可也恵一方勤一職曷足以究其所存哉吾嘗謝同知庭桂將勒此詩以示屬邑盖其心深有慕於文忠亦猶文忠之有慕於諸葛武侯也噫舜何人也希之則是尚其勉焉

跋李氏贍學田記

右元寧國縣尹戴邁為太和州士李以中作贍學田記并輸劵系焉自順帝至正己丑迨今百十九年矣其學宮凡幾興廢而石刻具存我國家養士旣有常餼其田散為民業者幾易主矣而士猶能談其義至娓娓不

繹口古人謂惠之有術養之有道以中近之南京工部司務遇其從曾孫也以墨本示予予亦重其義且嘉戴之文典則真足以垂久遠爲題其後以歸之成化三年丁亥上元日翰林學士王㒺題

跋黄都憲所藏子昂行書千文

文敏公早年最喜臨大令洛神賦智永千文故二書傳布于世最多因其多而疑其有真贋焉不考之過也此本公爲江浙提舉時所作又自用其體其藏鋒歛鍔視少年書又不同盖公時年五十有三去是四年庚戌遂入朝爲翰林集賢荐歷顯位而年亦漸高亦不暇多作

矣予偶過都憲三山黄公叔高俾予鑒定諦觀之餘爲書此語以伺知者

跋瀟湘春雨卷

右墨竹一卷題曰瀟湘春雨太常卿夏公爲少卿李公所作老節新梢深叢密葉隨筆布置姿態横生展而翫之真若放棹湘江之上推篷歷覽風情雨意淋漓蕭颯不覺襟度之灑然也予往在北都時見夏公寫竹極自珍惜茍非其人絶不可得而李公得此盖由情好之篤也夏公不可作矣李公今休致家居高年眉壽將來福履殆未可量昔考亭嘗言東坡老人英秀後凋之操堅

確不移之姿竹君石友庶幾似之予於李公亦云

跋酒刑二卦

剛制于酒古人已有明訓而後世酗酒以喪德者猶比比有之蒲坂謝公琚嘗倣易象為酒卦推明既往之格言永毖將來之禁戒其有益於人大矣公今九原不作莊誦斯文豈勝感嘆

右酒卦

公為國子學正時既作酒卦及為監察御史則又作刑卦以刑者民命所關用之尤不可不謹也武進令孔君錀偶得公遺稿于其從子常州別駕庭桂所將鋟梓以傳故屬予題其後云

右刑卦

題楊司寇遺稿後

詩文遺稿一編大司寇新安揚公彥謐在郎署時所著其弟憲副彥禮珍襲之以示其後人者也公起家進士致位六卿功業焜耀當世至其肆筆爲文又蔚乎可尚如此惜乎散逸已多不及見其全也古人論文之間見者謂孔北海志大而論高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其言簡而盡直而不肆然則公之文亦奚待於全哉公於先尚書府君爲金石交與嘗侍公執弟子禮者今九原不可作矣三復此編曷勝感愴

題李英叔墓誌銘後

正統間泰和李公桓圭通判常州有惠政時李氏信圭
為處州郡守亦誠心愛民民戴之不能忘處州之子遇
今為南京工部司務予暇日過之見元儒劉高仲為其
四世祖同知栢興路英叔銘葬夫然後知慶澤所鍾其
歛而施于鄉者如此其推而及于民者固宜其仁且溥
也元史稱高仲嘗用薦為遼陽儒學副提舉不就豈其
出處有同於英叔故能知其所以賢而銘之使傳歟

跋醉樵書

行草以使轉為形質點畫為性情此不易之論也近時
學者多涉縱恣蓋形質雖具而性情則離矣介之此卷

筆勢翩翩略無凝滯而左繩右準不失法度誠字學之工者也且詩語亦奇予偶獲觀于青華居士吳公所公最善賞鑒因題以質之

跋陸司寇宗譜

大司寇四明陸公既輯其宗譜一編復圖其先大夫誠齋公像于編首蓋焯乎可以傳信于後人者也公間以示予屬題夫陸之有姓尚矣而公則斷以月湖為始祖謹其所自出也譜之所載或係傳次紀名號著生卒出處而誠齋獨像焉詳其所由生也夫率祖而上日以遠遠者則易忽循禰而下日以跡跡者則易忘而公皆致

意焉尊祖之義親親之仁也公起家進士由郎曹出殿大藩入掌邦政其涖官有嘉績道民有善教治刑有隂德識者謂其後必昌其文流文獻當復有盛於今日者也因題此以兆之

存政堂卷後題

存政堂記先舅氏開封太守舒公為其鄉人和州吏目沈德莊所作公登宣德八年曹鼐榜進士踰年而為此記今四十有四年矣其楮墨猶新詞藻爛然由是觀之德莊為人豈獨能存其政于罷郡之日使去思遺愛不忘于民至於公之所以規勉而屬望之者亦未甞忘于

懷也德莊為和人眷戀遂留寓焉今老矣公仲子子周適來官于和偶見斯文携來京師重加裝池歸之德莊葢寶重其親之遺墨而期以永長存亦可嘉也已

東山書屋卷後題

東山書屋詩文一卷今都憲林公季聰綴緝其先世所遺者也東山在閩之寧德郭外書屋在東山之麓公先大父彥昭翁所構以為蔵書教子之所厥後公之考善甫先生與教餘姚念書屋久曠望東山而不可即於是乎有詩文之作焉閱歲滋久厄於寇攘卷帙散逸公近歸自都臺掇拾得之雖十不能二三然其存者皆一時

之望雄詞健筆皆有可觀其不存者槩可知矣昔人謂居第以傳子孫至高大其門閭而物之可恃以久者惟有託之文辭勒之金石然不遇嗣續之賢吾未見其能傳與所以能久者也予聞翁積德絫行隱居樂道亦嘗一就徵辟以出佐弦歌之政而先生繼之策名鄉闈歷教郡邑而都憲又繼之登甲科列侍從累官御史大夫說者謂翁位不滿德先生之道不大行于時而都憲卒食其報致位通顯將繼自今其名在穹壤間殆與東山爭高其勲業在鼎彞竹帛又當與書屋所藏同傳于悠久矣

跋文筆峯聯句

右文筆峯聯句前武功伯徐公元玉大祭祝公惟清僉憲劉公廷美都憲楊公叔璣公弟叔理塾賓李舜明會飲于楊氏山亭而作也想其一時賓主之盛與聚星堂何異而詩律之精興致之佳視之城南石鼎亦何足讓去今十載雖不能無存亡離合之感然山中故事宛然如昨將由此而傳之百世亦何可涯涘也予忝於楊氏有連暇日過之公弟義官叔琬叔璵叔理郎中叔瓛屬予題識曰此先兄之命也感慨之餘敬書其下

跋趙松雪墨蹟

予友應敏德教授舊藏子猷訪戴詩一絶葢吳興趙文敏公所書子猷風致高出一時文敏公書法冠絶千古固宜敏德寶玩而珍藏之也予嘗讀晉書竊念今時果有人如子猷者未必不蒙迂狂之誚然而載之信史無愧辭而又重以名人辭翰豈古人朋友義孚不以遠近為故亦何必拘拘于一見之間也雖然事固有因人而重者予因鑒文敏公書葢信子猷之風有足企云

跋卞忠貞廟碑

有晉忠臣孝子之墓八字碑宋寶祐元年癸丑郡守王埜立元至正二年壬午行臺御史許有孚重立皆有題

識

國朝洪武二十年丁卯既移建新廟于雞鳴山陽其舊祠在治城墓左者遂日就凋敝然碑故無恙也天順五年祠燬而碑亦斷裂矣成化十二年丙申道錄玄義李務觀既修祠宇通政使司通政徐君仍大書八字刻石立之忠貞在晉死於蘇峻之難二子眕盱同時遇害母裴氏撫其尸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聞之嘆曰父死于君子死于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門夫當幼主臨朝元兇犯闕羣臣遜遁國步艱虞而忠貞以匡正自任褰裳衛主力疾鏖戰繼之以死其二子者亦以身徇義視死如歸此忠孝之名之所以著

稱當時流聞後世不惟自晉至今千有餘年祠祀不絕雖一碑之制亦三易於二百二十四年之間謂非人心義理之天在人不泯曠百世而相感則殘碑斷碣埋沒于荒烟衰草之濵者世亦何限安望其既仆復植如此碑者與穹壤相為無窮也哉徐君名世英江陰人厥祖晞嘗為兵部尚書父訥為尚寶司丞君起家中書舍人累陞令官盖亦世篤忠誠隆繼述之孝者宜其有感於斯而為之惟恐後也為題左方以諗來者

跋李太常所藏錢學士詩卷

學士雲間錢公才名動一時盖自正統以來以文章翰

墨名家者公其一也成化初謫官嶺表及今再任南院而詩益工書益奇觀其與同年故人燕會諸作可見已前輩云書止於晉詩止於唐盖病後之人不能逮古又況能兼之也公詩豪縱脫灑有大曆貞元以後風韻其字體超軼則直闖小令諸家之堂奧予嘗僭評之矣因立之屬題此卷書以復之

題老圃秋容卷

夫菊之品格為高者非徒以其色可玩芳香可挹花葉可采擷以食大凡草木之花皆榮于春而瘁于秋而菊獨不然江南老圃當深秋搖落之境此花獨粲粲然修

容與風霜爭厲固幽人貞士之操此其所以為可貴者貴其有晚節也屈原賦離騷陶靖節作歸去来辭皆取以為古桂貞松之匹良以此也雲川錢舜舉素善寫生其得意處輙題詩識之此卷蓋其得意時作珍藏于建溪張氏者累葉矣張之彥曰皓為太學生出此求題皓讀書工文詞善篆隸書予素所器者觀其能寶藏此卷亦可知其趣尚矣烏乎舉世紛紛爭逐于春風桃李場者孰知老圃秋容之可貴哉

題太極二大書

太極二大書予友督府經歷崇仁吳宣師尼所作其字

畫奇偉誠無愧於名家者也雖然書不易作太極理尤未易識宋儒程正叔嘗言善書者不必知道為求工爾此書蓋不求工而自工謂非師尼之深識此理必不能為此書也侍御臨江張敩將傳刻之以未經題品故屬予為著此語

題牡丹圖後

四川道御史德興孫需孚吉持示牡丹圖一幅蓋其先祖尚書公為河南參政時所被賜於　周王殿下者也圖上有賦公所作而　王書以賜公又均賜於藩臬諸公公舉以授其子揚州司訓惟勤藏之家積自正統壬

戌迨今逾四十年而墨色如新卷軸無恙孚吉又屬予題其下方以傳諸來裔噫觀此可以知公之世澤矣夫牡丹之名古未見于緗素至北齊始有楊子華畫牡丹宋有洛陽牡丹圖自隋以來亦未見于名士集中至唐始有舒元輿牡丹賦史稱其工而歐陽公又紀其盛固已超前而絕後矣乃今復見此圖此賦圖所標名品較之歐譜尤加瓌異賦所詠其芳香艷麗視舒尤極其模寫豈非以 王藩密邇洛陽地得其所

聖朝氣化全盛時得其宜而此花遂極盛于今也邪重以賦詞之典則書法之遒勁傳染之工緻可謂三絕是

宜公之子孫什襲而珍藏之也公諱原貞登永樂乙未進士第歷官主事郎中參政布政召拜兵部侍郎尚書致仕進階榮祿大夫享年八十有七其榮名感福世所頌慕揚州亦領鄉書持教鐸以親老乞歸終養而孚吉遂起家進士致身華要以食其報以究所未用其詩禮之傳簪紱之遺方興未艾又不但此圖之存而已也雖然以此圖為公所遺尚知寶重如此於公之所貽世德有不益知寶重以紹述之以必復其始哉

倡和壽詞後題

聽玉楊公叔理錫山徵士也盖其家故高貲其昆弟多

為顯官其為人亦有才可用公一不以屑意脫略紈綺遺落世故幽棲一壑扁舟五湖日與幽人韻士相從為文字遊泊然如布素中人至於酒酣興至作為詩歌清新俊逸景與意會點染成圖平淡簡遠又儼然晉宋間人風致雖嘗斥其餘貲以濟貧餒　朝廷聞之授以冠服然終非其志也公今年五十有六嘗於誕降之辰作詞自壽其昆弟子姪和之其塾賔李舜明和之士林諸友又和之而公又手錄其先每遇誕日所作詩并舜明所通和為一卷携來南都予竊觀焉前輩嘗言白樂天為人誠實洞達好為詩以紀年歲蓋自壯至老無歲無

之蘇長公素重樂天間亦效其所作千載之下取而閱之不必觀公年譜考公家傳可以備得其為人聽玉此作其亦有慕於二公者哉公去是其福益臻其壽益永紀年之作亦日以富後之人又將有慕而為者其名豈不與二公同垂於不朽哉

題安成劉氏什一卷後

天下事盛必有衰聚必有散雖有天下國家者猶不能保其無失於一再傳之後況士大夫之有家者乎況歷世變更朝代而遭家步之多艱者乎此安成劉氏能存什一於千百亦已難矣使其世澤之或斬子孫之非賢

將舉先世之所有而盡棄之殆無子遺尚何什一之能存哉予友太常劉君乃惓惓焉掇拾于散逸之餘興復于廢隊之後完飲器于澌毀歸祖壠于久侵至於一甓之微片文隻字之尠皆珍襲而謹誌之其用心之勤何如哉使為君之子孫者皆能以君之心為心其將來所得尚何止於什一而已哉成化己亥長至前五日年末王傎題

題先世德音後

兵部副郎黃巖謝省手書其大父德二翁所作端陽述懷詩一通而識其後閒以示予謂翁當家步中衰嘗乞

酒於里中富人悋嗇不與而為是詩久之家復振每遇富人過從則使其子歌以侑觴盖愧之也夫翁於富人有友誼而乞酒乃為親故何以悋為是宜嘆擇交之不審念壽母之失歡使人聞之無不為之感動而夫人聞之吾知其頳面熱中而食不下咽也於戲再三之惠以為過厚而沉潛能恒為其恒於孝也古人高誼今不復見因觀此詩重為之一慨

跋夢萱堂卷後

堂以夢萱名志所感也夢生於感感生於思子之於親凡居處笑語志意之所樂嗜無所不思况其平生所用

以娛親如萱者我子行在遠萱存而親壽其思之所及也其始去家時萱與親皆無恙一旦親亡矣萱萎矣似非思所及而形於夢焉此又係乎感然非孝心純至思之切而慮之周感亦曷從而生我予觀方宗謐夢萱堂卷旣嗟異其事又喜諸搢紳所為詠歌之紀述之不一而足於此又以見秉彝好德人心所同也因題其後以歸之

跋太平八景

古人即景命題如瀟湘關中桃源萬州皆釐而為八西湖龍陽姑熟梅川與

皇朝之北京又益而為十皆取夫山川之勝風物之美于一方之大四境之遠未聞有一區之宅數畝之宮而可以儗其多如此也雖然景生於心者也心乎閒曠雖環堵亦有可取心乎馳騖雖水石林亭之勝日交于前而漠無見焉此黄君九成之所為有作也九成由名進士為賢法理日駸駸焉躋於顯融若可無事乎幽尋者矣而九成方且觀物適情即所居太平廨舍亦以八景為名且各為詩志之其意蓋欲媲美於孔明成都之業淵明彭澤之風和靖西湖之趣子猷吳中之樂以集其成於屈原之騷庭堅之題少陵石田茅屋之詠介甫千

山萬壑之句不然則景中之物觸處而有何獨見取於九成哉抑予聞之湟州以南軒有賦而宋復古所圖者以東坡有詩其八景之名賴以不泯然則所以為太平八景增重者亦有諸公之詩文在九成宜什襲之區區之言直付之醬瓿可也

題趙松雪墨蹟

趙魏公書啓吾鄉士大夫家多有之其與次山總管者亦間見一二帖蓋其初若不經意而逸筆所至動有姿態是宜好古之士愛之玩之不啻如親承父教況其先世之所交游而慰喻之勤厚者乎予姻卞讓退之寶藏

此帖間以示予俾題其後

跋怡親堂詩卷

怡親堂詩一卷士大夫嘉吳孝子有母而能養養之而能得其歡心故形諸詠謌以褒美之至不容口未聞有異辭者盖天理民彝心所同然士雖讀書談道而鮮有能口誦而心惟行脩而理得故能有以服勞為孝以甘毳輕柔為養雖不復知有先意承志而謂其猶愈於不知養也然則于斯時而猶有子如斯人者士大夫寧不喜聞而樂道之以為世道幸哉雖然孝子亦幸而生于斯時也亦幸而得其親之心也古有勞於王事而不得

供子職有困於行役而不能竭力以養其親者在詩有鴇羽陟岵諸篇有見棄於母而引罪自責有見逐於父而推咎自怨者在詩有凱風小弁諸篇是皆遭世道之衰處人倫之變心雖欲養而身或不遑子雖欲孝而親或不恤故托物興詞以寫其怨慕迫切之情太師陳之聖人取之千載之下猶能使人興感況孝子生熙洽之時育聖善之母公無埤遺私無疢疾而能承顏朝夕左右就養以樂乎其心適乎其意遂使其親無一時一事之不快焉以自足者是宜名之堂載之詠歌其語和而義周其詞平而事核熙熙乎治世之音也則由今而傳

之後又安知無采錄而跋慕之者哉此吾因誦詩而尤爲孝子幸也孝子吳門人名宗源季宗瀚兄弟克諧以事母陸母年七十而神爽不衰宗源持卷謁予求題予非知宗源者獨喜其得於士大夫者有徵足信庸書此以充餘篇云

題春山行樂卷

右春山行樂詩一卷少宰雲間錢公溥所作幷自序以示其族人錫山孟溥氏者也蓋公自歸閒于家以至起任南院超擢天曹興之所感每發於詩其多至不可勝述而此特書其出處大槩與夫感　恩圖報之誠親交

離合之懷之所寓者以授孟溥末復以贈孟溥者終之又重宗盟篤世好之深意也公書法重當時詩名滿搢紳海内之士有得其片言隻字者皆愛惜之況其多至於盈卷哉況孟溥為其宗賢哉烏乎少陵之示濟山谷之贈益陽古人風誼今復見之獨詩與字之足重哉

滿卷清風後題

予兄子壻卞訓式之嘗輯其所得搢紳題扇為一冊名曰滿卷清風予偶得之諷詠一過不覺涼氣襲人颯然清風生於兩腋真足以消炎熇滌塵抱雖閒以予言之陋亦不能為飄忽之累也雖然古人題扇有大暑去酷

吏清風來故人之句予涉世既久頗究酷吏之弊安得此風徧滿寰區大慰黎庶使均沾溥暢以一洗其勃鬱煩冤豈不為大快也哉

跋楊僉事所藏趙松雪手書後

趙文敏公平生襟度坦夷與人交始終如一雖身際五朝官登一品而於待舊故與布衣時無異觀其與楊叔和書可見矣蓋公本宋宗室賜居湖州伯顏南侵避地天台叔和館之故有託庇萬間之感大德已亥以集賢直學士行浙江等處儒學提舉所謂在杭曾奉狀者當在斯時至大已酉自浙移揚庚戌入朝歷延祐丙辰六

七載間凡五轉官由翰林集賢學士進拜承旨知制誥又二年戊午公為此書時年六十有五已久有去志特以仁宗眷遇之厚而未可得明年已未五月遂解官歸矣觀此則公豈誠汨汨塵俗中人而徒慕叔和之優游山林者哉至於晚節之榮公雖不能忘情故人政恐故人亦自無意于斯世爾叔和四世孫澤在童丱時偶得此簡于散帙中篋而藏之者四十春秋比舉進士官刑部始克裝潢成卷兹用薦陞廣臬將携以去予往餞之偶獲觀焉因濡筆漫題其後

題增修毘陵志後

毘陵志以成化己丑修纂成書梓行于時久矣自己丑迨今又十有三禩其間　典冊之頒官尹之遷政教之施人才之出民數之登物產之成災祥之見與夫宮室河渠之興復詞章翰簡之述作其類不一所宜增修而其爲事最鉅則靖江之建縣郡治之繕城尤不可無紀述者也太守新淦孫公偉德有見於斯乃舉前守卓公純蝦故事禮聘郡士朱君悉揚而屬筆焉悉昜於是繙閱搜訪比類續書文雅事核視昔尤備而尤不自滿假會予歸自南廱乃請於公俾爲訂定予辭之以來京師曾無幾何而公以書成告矣予嘗載考石湖作志止於

紹熈自紹熈以後至於紹定所未續者則郡守李公儔老俾其僚屬用褚少孫史記例補成之然則公之所為是編之續似亦不為無據也雖然卓公已久陟藩省公今繼之且荐歷華要而予與忝易去此亦將老矣嗣是緝其未備垂之無窮尚有望於後之君子云

跋張汝弼草書前後出塞

草書自宣德正統以來諸老相繼淪謝字學幾乎中絕近時張兵部汝弼崛起江東識者謂其猶有前輩風度觀式之此卷信乎名下無虛士也吾鄉邵户部文敬近亦傑出與汝弼頡頏式之喜書當更索渠數紙豈徒可

備臺中二妙不亦少爲臨池之一助哉

書旣醉軒卷後

汝弼飲時用所與題仲學軒壁時獨應禎瑞卿在予與華伯維新雖同在京師而不與會然而汝弼作記賦詩乃屢及焉相厚之道也夫酒以爲人合歡古人未嘗不飲飲亦未嘗不醉但不爲酒困爾故旣醉之什僅著於詩而戒醉之文之見於經傳者不一而足盖深懼其伐德而生禍也汝弼飲量最少飲數合輙醉醉輙舉筆作行草累數十百紙愈作愈奇豈善書者必待酒以發其天趣如往時顛長史狂僧之徒之通神入妙者哉時用

維新應禎瑞卿與予亦皆不善飲華伯雖善飲亦不易醉然汝弼至必呼酒與飲吾輩亦強與俱醉然後伸紙濡墨以觀其書得輒藏以為榮然則吾輩既意不在酒尚何酒過之足戒哉汝弼作記之明年予遂来南京後十年作詩華伯應禎瑞卿亦相繼散去今又十年則汝弼已致南安守事仲學尹玉山歸亦久矣獨時用維新尚留京師思作聚星堂一會以觀汝弼醉時書為快而睽遠離索夫何可得仲學近来金陵偶出此卷見示緬懷疇昔為之慨然漫題其左以識予感若夫以既醉名軒以兆仲學之出處正恐當時汝弼乗醉偶書亦初無

寓意予尚容為傳會之說哉

跋賀知章行草孝經

史稱賀監善草隸醉輒屬辭筆不停書未嘗刋飭好事者具筆研從之意有所愜即不復拒然紙纔十數字世傳以為寶其在當時已見重如此況千載之下乎其以少為貴如此況多如此紙者乎是宜鍾君愛玩之不置也然去今既遠其書不多見於世此紙真贗未易辨茍徒謂其遠而疑其非真似亦未為當也姑題于此以伺識者

題鉅鹿耿氏家藏公牘後

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鉅鹿耿公以禮部尚書入召
且行出示其家藏公牘二通前一通洪武三年民曹戶
版後一通洪武二十九年晉省文解此公先大父學諭
府君所給而珍藏之以遺公之考前刑部尚書以及於
公者也夫始以儒籍名宗而啓詩禮之端繼以賢科論
秀而演簪纓之緒學諭公之所以開厥家以垂厥胤祚
于今百年逾光遠而有耀者其令德固可頌已至於重
民數而稽其生齒于武戡禍亂之餘興賢能而收之科
目于文致太平之日則我
聖祖皇帝之所以創業垂統以貽

聖子神孫億萬年無疆之休者其宏謨偉烈又奚釐名言之妙哉歛袵拜觀敬題于左

跋東坡書李子廉傳

字學之傳于世者固多然為人所欽仰而珍襲者大率以人不以書也坡翁結字穩密固可寶玩況有凛然忠義之氣之見于筆墨間如南軒所云者乎羊城鍾百福家藏此本出以示予為書其後

題江東贈別卷後

曩者以明來遊金陵與予一再會即言旋予留之不可乃携酒送之龍江之滸酒闌且別復為詩贈之蓋以明

之弟以升為予館甥予嘗屢造其家獲登其所謂雍睦之堂以接識其昆弟子姓覩其治家有法合族有義處州里有道貲雖贏而取人有制閥閱雖高而待人有禮凡其所以襲忠貞之餘烈而挹遜讓之遺風者誠無愧於名臣之裔先賢之里人也予雅重之故既見有合并之歡而於其既別也不能無離索之感此酌之酒而贈之以詩亦情所不容已也往歲戊申今年己酉以明復兩至南都以徧遊于公卿之門蓋不假先容不由介紹而倒屣虛席接以殊禮亦素知其邑里門第而裕聞其風誼德業非如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之以暗投人無因．

而至于前也既而適其館閱其裝得予向所贈詩咸屬和之以明持之以歸鄉之諸公之見之者又從而屬和之如宮商相宣金春而玉容所謂假於君子竊仁者之號故其言不以頌而以規非如庸衆人之以貨利貴富者之以金帛齪齪焉爲市道交而無以增益其不能也太常陳師召少卿既序其編端矣予復爲題其後以明歸見都憲戚公方伯秦公幸爲我謝曰珠玉在側能無修容乎